

麗尼

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丽 尼散文选集

徐如麒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丽尼散文选集 / 丽尼著; 徐如麒编.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0855-X

I. 丽… II. ①丽…②徐…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7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47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吴欢章 张祖健

丽尼是现代中国有成就的散文家。从1928年至1938年，他创作、出版了三本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丽尼的散文创作时期不算很长，奉献给读者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多，其作品也少有沉雄的笔触和撼人的魄力，但是丽尼散文却令人难以忘怀。每当我们重读丽尼蘸着血泪写成的哀婉辞章，总会被他的愁吟哀诉拨动心弦，听到他笔底发出的求解放的呼喊，被他汹涌激荡的生命激情唤起共鸣，令我们深感到丽尼散文别致的文学意蕴和美感魅力。对丽尼散文作艺术分析并加以理论表述，不仅可帮助读者分享我们欣赏丽尼散文时的愉悦，而且也能当代中国

散文创作提供历史借鉴。

丽尼，清白、善良、认真的散文家

文如其人，丽尼散文就是如此。

丽尼（1909—1968）湖北孝感人，本名郭安仁。1927年首次在武汉《漠心》杂志发表杂文，笔名为“燕人”，后发表论文时亦署过本名，用过的其它笔名有：化石、丽尼—安娜、一菲·安娜、L. L—Annan、尼等等。1936年发表散文《光》时取丽尼为笔名，后著译均署此名，沿用至终。丽尼本是郭安仁童年伙伴，一个外国小女孩名字的译音，那女孩不幸早夭，他忆念童年友情，以她的名字用为终生笔名。

少年丽尼曾在汉口博学中学上学，“五卅”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后凭自学的流利英语考入汉口邮电局，生活处境一度安定平稳。然而19岁的丽尼厌恶邮局中某些人吸毒嫖赌和行贿造假，担心腐朽的环境吞噬自己的善良本性，毅然丢下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随一群进步青年到上海，在上海劳动大学

旁听。无钱交学赞，他就泡图书馆，用烤白薯充饥，为追求进步，甘于清贫。在上海的学习和对进步的新文艺的接触，更激发和坚定了丽尼对人生、对祖国的责任心，他作出一个重大抉择，从此为祖国的新文学耕耘终生。

1930年，丽尼在福建晋江中学讲授英语，并兼任当地报纸文艺副刊编辑。暑假后学校来了位姓吴的归侨姑娘。吴姑娘爱上了丽尼，但遭到父母的反对和干涉。因为吴家已安排吴姑娘嫁给这所中学的校董、福建一位有钱的绅士。吴姑娘不肯屈从包办婚姻，结果使丽尼遭到报复。他被解职赶出学校，避居到鼓浪屿。那位校董赶走丽尼后决定提前举行婚礼。吴姑娘在婚礼前夕冒着大雨到鼓浪屿找丽尼，表示她愿意跟随他流浪到天涯海角。然而善良忠厚的丽尼无权无钱无势，不忍心让姑娘随自己贫苦一生，因此婉言拒绝了她的爱。姑娘绝望地回家结了婚，两年后，抑郁而死。丽尼以为自己的认真负责可减除这姑娘的乖舛命运，殊不知仍无法使她逃脱被毁灭的悲剧。

1932年，丽尼在武汉美术专科学校教英语，并参加由吕骥（上海劳动大学同学）、张庚等组织

的左翼文艺活动，在剧联组织的“鸽的剧社”中工作。他喜欢演剧，被美专学生剧团邀为导演。这时剧团中一个不敷脂粉、淡雅大方的女孩子吸引了丽尼。她叫许严。不久，他俩相爱了。但许有未婚夫，在国外留学，而且是美专校长的兄弟。校长干涉他们的恋爱，威胁不成，便开除了许的学籍。许父也不赞成女儿的恋爱，把她禁闭起来，逼女儿选择，要么同丽尼断绝往来，要么自绝性命。幸亏得到母亲和哥哥的帮助，许严逃出家门，登上长江轮船去南京投靠亲戚。丽尼送许到南京，借寓朋友家，并同许严举行了婚礼。不久，丽尼迁居上海。他至死一直深深爱着舍弃舒适生活、随自己辗转一生的妻子。“文革”中丽尼被迫害至死，未能同许严“白首偕老”。

丽尼到上海后，参加了左联，积极投身于进步戏剧活动。1935年，他同巴金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他翻译近代优秀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同时写了不少散文，控诉社会黑暗，讴歌追求光明的革命事业。不仅如此，丽尼清贫的小家庭，也成了党领导的进步作家聚会的活动场所。他不顾家庭安危，出面担保被捕的地下党

员，掩护遭敌人搜捕而路过上海的进步人士，并从拮据的家庭开支中挤出钱来，接济更加贫困的左翼作家。陈荒煤、张庚、叶紫、司马文森等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1932年至1937年，丽尼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高潮。他的散文很得巴金的赏识。1933年末，巴金把丽尼的散文带到北平，推荐给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稍后又把丽尼散文推荐给上海的《文学》月刊发表。1935年底，巴金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丛书，丽尼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被收入这套丛书。次年，巴金又编辑出版了丽尼第二本散文集《鹰之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巴金又编定了丽尼第三本散文集《白夜》。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丽尼送妻子女儿去武汉，从此与文艺界朋友断绝了联系。1939年10月，国民党政府弃守广州，巴金从广州逃难至桂林，遇见了丽尼。巴金正为《文丛》复刊组稿，丽尼交给巴金一篇稿子，题为《江南的记忆》，并表示还有一些稿子可交与发表。正交谈间，日军飞机轰炸桂林，丽尼住的旅馆被夷为平地，除先交的那篇稿子外，其余的稿子和行李皆被烧为灰

烬。《江南的记忆》被巴金编入已编定的《白夜》中。《白夜》出版后，丽尼停止了散文创作。巴金遗憾地说，“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丽尼的散文犹如一首嘹亮激越的乐曲，在悠扬上旋之际戛然而止，使读者和他的朋友们产生一种深深的遗憾。一直关心、扶植丽尼创作的巴金在丽尼死后10年还在问：“他为什么沉默呢？”^①

丽尼过早地中止散文创作，同他沉重的生活负累有关。曾长期寄居丽尼家，受他接济，在他扶助下走上进步文学道路的陈荒煤回忆说，像丽尼这样的文人，“在繁华的上海滩上建立起一个四口之家，还要经常接待我这样一个穷朋友，确是不容易啊”，因为“在旧社会旧时代，家庭却又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会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把人压到几乎难以自拔的境地。”^②我们不讳言，丽尼对在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来的家庭亲情，十分珍

① 巴金：《关于丽尼同志》，《丽尼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荒煤：《一颗企望黎明的星》，《丽尼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视和爱护。“八·一三”的炮火打翻了丽尼的小家庭，他原是个作家，在抗战头几年的动乱流离中，“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催稿，他写好的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于是，“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在政府的一个军事翻译机构中担任翻译工作，混一口饭吃。”^①在这期间，丽尼翻译了俄国契诃夫的作品《万尼亚舅舅》、《伊凡诺夫》、《海鸥》。解放后，丽尼到武汉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前夜》和《贵族之家》。行政大区撤消后，丽尼奉调北京，任中央电影艺术编译社副主任，负责电影艺术译文工作。1966年春，他又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并计划翻译《屠格涅夫全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丽尼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3日，他被迫害致死。1978年9月，为他恢复了名誉。

巴金曾说，丽尼“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

^① 巴金：《关于丽尼同志》，《丽尼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①综观丽尼一生，我们觉得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负责和认真，对人生理想的认真，使他决然走上进步文学道路，而对家庭的负责又曾导致他一度蹉跎岁月。认真的生活态度中包含着丽尼的善良，也保证了他的清白。清白，善良，认真，构成了丽尼的人品，也塑造了丽尼散文的文品。在丽尼散文中，我们随处可见他的这种品格和生活激情。

丽尼散文，企望黎明的暗夜行吟

丽尼散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伤感啼血的爱情绝唱；愤怒不平的生活苦吟；追求解放的战斗呐喊。

丽尼早期散文的动人之处，在于他深沉哀婉的挚爱之情。《黄昏之献》、《悲风曲》、《海夜无题曲》、《失去》、《拉丽山达》、《沉默》等许多篇章，都

^① 巴金：《关于丽尼同志》，《丽尼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写了少年男女欲爱不能的哀伤。少男少女真诚相爱，封建等级和礼教却规定他们只能做陌路人。对青春男女来说，无爱而苟活，无疑是对人性、人格的阉割。不幸的是这恰恰成为丽尼早期散文表现的生活景观。少男与少女被强行诀别，少女被掐断真诚爱情后如失水的鲜花，枯萎死去。少男情哀至极，心灰近死，他站在女友坟前，却哀劝她不要为过去的事伤心，多忆往昔无疑在创伤上擦盐。“我不要求你来给我解释命运之神秘，生命之无常，我不要求你来告诉我黑暗之国的消息，我不要求来含泪讲述着你自己的故事。但是，你啊，我愿你休息！”（《黄昏之献》）少男的话是一种怎么样的沉痛呵，完全是啼血的爱情绝唱。哀大莫过于心死，正当的人性之爱被野蛮摧残之后，少男感到自己被阉割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因为“一切，仅仅是为了一个延续，仅仅是为了一个无有完全的、一个缺憾的生命，而且，自己也意识着这一切已经是命该如此了。”封建礼教不仅破坏青年男女的爱情，而且破坏他们的人格精神。对于生活态度很认真的人来说，这种精神破坏的后果非常严重。他说，“我只是如同倦旅的人背负着

自己的重荷，在黑夜之中独自踽踽于一个荒凉的旷野，无心去细察前面的道路，或者在天空发现一颗星星。”（《失去》）丽尼通过这些失恋的哀吟，描写了封建制度对民族新生力量个性精神的无情毁灭，对封建礼教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但他没有沉沦于哀伤，其作品中也有激越的反抗呼声。失恋的少年愤恨地说，“我不能不希望一个末日的来到啊，”“我们将希望着毁灭如同一个救赎。”（《长夜》）在丽尼早期的哀恋散文中，我们感受到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巨大仇恨和强烈否定。

丽尼参加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活动后，目光越出个人哀恋，开始注视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从1934年起，他写了许多散文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在这类作品中，丽尼首先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的破产和农民流离失所。当时的中国农村连年受灾，1934年，沿长江共有十四省三百多县遭水旱虫灾。次年，国民党统治区又有水旱灾情，灾民达四千多万人。丽尼描写了灾区的情景，“小溪之中没有流水，田间没有庄稼，路旁坟上的古柏，在月光之下显得更其憔悴而苍老了，惟有秋风是在忧愁地吹。没

有夜露。”(《秋夜》)同天灾相比,受地主剥削更是残酷的人祸。散文《松林》中的“我”是个贫农少年,他家村庄南边的松林,成为前辈的自绝之地。祖父得了痲病,不能再当长工,又没有分寸之地让儿子养活他,52岁时走入松林,用捆松柴的绳子吊死林中。父亲也是长工,也得了痲病,领着少年看过祖父自尽的松树枝丫。然而在他43岁时,他也吊死在那棵松树上。父辈的命运使少年战栗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活下去,“有两条路横在前面。我祖父和父亲指示了一条。”那另一条就是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丽尼约在1923年(时15岁)离开家乡到汉口求学,10年以后,他用第一人称写了散文《池畔》,描写了游子重返故乡的所见所闻。游子走到村头名叫大池的小湖边,眺望着家园。他思忖,这10年中,世界真是翻了一个大转身,人们被煎熬着,在苦难里挣扎着,年老的一辈应当快要折磨得没有存在的了,壮年的人们,也不会有许多剩下的吧,在这种惨绝人寰的岁月,“大池的水是应当腾沸起来的,甚至由腾沸干掉的。”谁知出现在他面前的家园却仍是死气沉沉,田野荒芜依旧,只有少数几块田

里长着青黄的麦苗，是那么萎瘦、稀疏，那么没有蓬勃的生气。游子在池畔遇上了昔日小伙伴旺生，得知老父已死，兄长吸毒嫖赌已无药可救。旺生外出做工被工头打伤得了癆病，他媳妇生下儿子却因没有奶水而饿死，他终于跟着一伙人闹着走了。家园已成人间地狱，游子“惊恐地望着旺生哥儿一眼，摇了摇头，就急忙绕过池边，爬上山路，顺着所从来的旧路，向着所从来的方向，头也不回，急急地走着了。”在这些散文中，丽尼不仅写出了农村的破产，而且鞭挞了人剥削人的农村私有经济制度。

丽尼写过不少有关旧中国城市生活的散文，着重描绘了城市中无产者的贫困以及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在《闹市》、《无业者》、《夜店》等作品中，丽尼用沉重的笔调叙述了离开故土的人们在城市中成为出卖苦力的工人，他们失业，被残忍地盘剥，在极端的贫困中煎熬，强壮的身体被磨成佝偻，痰中有殷红的血。丽尼在作品中直语相告读者，这是“人吃人的世界！不让人活的世界！”在散文《秋》中，一个年轻的来自农村的无业者“我”，在萧条的都市中找不到活儿干，闲逛到

趸船上，船上有一个老码头工人何老爹，他当年是赛虎一样的人，如今年老了，干不动活了，只得在趸船上吃碗茅厕饭，过着比狗还不如的生活。年轻的失业工人看着哆嗦迷糊的何老爹，心中认真地思索如此人生有什么价值，“生活真是一副沉重担子，并且这担子是非担负不可的。从堆栈里到轮船的货舱旁边，那不过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你咬紧牙，忍住肩上所受的重压，疾忙走着，只想着到了那一边可以得到一个暂时的休息，喘出一口气来，然而，到了那边，岂不正是有着同样的重负在等待你？无间歇的重复，从今天到明天，明天也许会好一点吧？但是，到了明天，又怎么样呢？”当受苦受难的人想到自己的生活永无出头之日时，他们必然会对整个旧生活的社会定势进行反抗。丽尼自己是苦难中的过来人，他在同情无产者的同时，又在散文中揭露了城市中寄生的剥削阶级的种种丑行。他控诉了穿酱色长衫、戴黑色呢帽的中年男子，仗着有钱有势，骗奸贫病的少女并把她逼死；（《影》）他揭露专门写淫秽社会传闻的小报编辑，边同女人调笑，边炮制精神鸦片。（《伴侣》）不止于此，丽尼还在一些散文